意犹未尽

纵横河山

——现代散文家倪锡英剪影

■倪冰如 文

20世纪30年代的民国文坛,群星闪耀,英才辈出。著名作家如鲁迅、巴金、老舍、丁玲、张恨水、林语堂等不胜枚举,著名作品也层出不穷。然而有这样一个青年才俊,他和他的作品在他的时代里风靡一时,却因英年早逝,尘封达70余年之久,很少为现代人所知晓,他就是倪锡英。

家父倪锡英,1911年7月出生于江苏省无锡县东亭镇长大厦村,那是一个山青水绿、景色宜人的江南鱼米之乡。

父亲是明代大诗画家倪瓒(倪云林)第21世孙,1942年中秋节因病英年早逝,年仅31岁,那时,我只有6岁。

父亲年幼时不仅相貌出众,而且非常聪颖。听我的祖母说,他4岁读小学,年年得第一。13岁便以优异成绩进入江苏省立无锡第三师范学校(现无锡高等师范学校)二年级。他因家境清贫而益发勤勉苦读,不敢稍怠。

同年,《青年界》杂志第八卷第1期上刊登了他写的"爱读才子书"的应征稿,写他在课余时间读了三遍《水浒传》、又在半个暑假期间读了20册绣像大字本《红楼梦》的心得。这两部才子书对他以后从事抗战活动和写作,都有很大的影响。

1927年,父亲18岁成为无锡师范第13届毕业生,因成绩优异留在母校任教。不久,由宋美龄女士介绍至遗族学校当教师。

遗族学校专门招收在北伐战争中和自辛亥革命以来追随孙中山革命牺牲的英烈后代。

作为一种特殊教育工作的遗族教养,父亲较长时间内积累了一些有益的经验,曾于1938年在《抗战》杂志上发表《抗战阵亡将士遗族的教养》一文,获得邹韬奋先生的好评。

1930年,父亲放弃了环境优美、条件优越的遗族学校的执教工作,先在北新书局《小学生》杂志当编辑,而后又来到环境相当艰苦的江苏省徐州民众教育馆工作。当时的馆长是赵光涛,职员有徐毓星、郭影秋、薛暮桥等30多人。1932年,由赵光涛馆长介绍我父亲与教育馆同事徐植璧(我母亲)结婚。

时年,为纪念"九·一八"事变一周年,父亲和当时受聘于徐州民众教育馆的同事、画家李可染先生一起,经过3个多月的筹备,在位于徐州快哉亭的铜山县图书馆举办"九·一八"国难展览。展览共分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从甲午战争以来的日本侵略中国的史实;第二部分是"九·一八"事变记,用大量的图片、照片、剪贴、文字、立体模型,具体生动地反映出两大事件的来龙去脉。这是徐州首次举办如此大型、形象生动的政治性展览,对徐州民众的抗日活动起到了有力的推动作用。

1933年6月5日,徐州民众教育馆受中国教育社之托,为开辟中原及西北地区的社会教育,筹办洛阳民众教育实验区,馆长赵光涛带领我父亲和李可染、陈增善、杨法熊等5人(当时我父亲负责照相,李可染负责绘画)奔赴洛阳,当晚在白马村召开村民座谈会。第二天,我父亲和李可染等一起,专门找穿小褂子的村民了解经济、文化、生活等状况。

父亲生前十分酷爱旅游和儿童文学创作。除了散见于当时报刊的游记外,主要编写了两套丛书。

一套是儿童知识文库,包括《人的故事》和水、虫、灯、食物、飞机、鱼雷、潜艇、火、鱼、鸟、衣服、车、花、家畜、船、枪炮等故事近20本绘图本,在1946年以前由大众出版社出版。

父亲曾被中国社会教育出版社派往全国各地作社会调查,于是他就写了一套"都市地理小丛书",包括《北平》、《南京》、《杭州》、《济南》、《青岛》、《上海》、《广州》、《洛阳》、《西京》等9本,连同他20岁写的《泰山·曲阜游记》,由上海中华书局于1936年至1939年陆续出版。

父亲抛开"地理"给人留下的枯燥乏味的印象,不仅用真实、简明、生动的笔触和大量珍贵的图片记载了这些城市的历史沿革、地理形势、交通、名胜、古迹等方面,对这些城市的人事片段、生活印象也有颇为细微、贴切的描写,从而给我们留存下了那个时代这些城市各自的特色与印记。

时至今日,我们身边的城市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总有那么几处建筑,仍伫立在历史深处,向我们款款走来,展示着它们一如当初的模样;总有那么几声吆喝,艰难地穿过时间,追寻着现代人的耳膜,诉说着当初的生活;也总有那么几样美食,原汁原味地呈现了寻常巷陌人家的饭桌,提醒着人们"传统"如斯。

感谢南京出版社重新整理出版这套"都市地理小丛书",2011年年底先行出版了《北平》、《南京》、《杭州》、《上海》、《广州》等5本,使70年前家父的这套丛书得以再度面世。

诗抒胸臆

春到杨浦

■朱珊珊

黄浦江
千万朵浪花的手
一齐朝天把金色
大锣擂响
隐藏在泥土中的
小生命
红扑扑的脸上散
落着阳光
那森林公园树杈
上的鸟窝
不时传来"沙沙"
声响……

春姑娘的衣袖轻
轻一挥
枝头密密的新芽
瞬间绽放
花蕾挺起圆鼓鼓
的肚子
桃红柳绿里飘逸
起清香
春风的手臂更是
温柔浪漫
唤醒了无数颗僵
硬的心房

啊,春到杨浦,春
到杨浦
春在千万杨浦人
的笑脸上

我踩着春日暖暖
的阳光
听和谐平安的声
音回荡……

望春梅

■王连荣

春寒料峭梅难展,
只有雷声惊百颜。
孤步姗姗终妩媚,
群芳缓缓待斑斓。
红深独览兼微绿,
香正远闻更雅娴。
短距长焦蜂涌至,
惟循袭气泄痴顽。

莫负春光

■李国富

浅草茵茵杨柳风,
纸鸢飞天鸟啁啾。
莫负一年春光好,
结伴踏青逍遥游。

世相百态

新文盲

■陆治安 文

近日,偶尔翻阅手头的报纸,赫然发现有一篇文章的大幅标题:《春晚30年,返璞归真,能否hold住观众》(文汇报,2012年1月16日七版),简直难住了我,这个"hold"怎么读?是什么意思?琢磨半天,随口问了刚读小学的外孙,他告诉我:"外公,这个你就不懂了,大概是吓住你、镇住你的意思,你只要笼统地知道个大概就行了。"

报刊书本中出现外文形象,最早我在解放前看到过"$",看多了,知道是美元的意思。近年来,外文频繁出现,医院里B超、CT,报端的WTO、GDP、CPI,街头出现停车场的P,楼层高低的F……逼得人必须认识,否则明明走到WC,还不知道已经找到了厕所。

外孙劝我:"外公,你也应该与时俱进,学学电脑,识识网络语言,这样下去你会被时代淘汰的哦。"外孙的话,值得我警醒,学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老朽决心要跟上时代步伐,虚心求教,不甘落伍,争取在有生之年把"新文盲"的帽子摘掉。

水天一色 ■王凯荣

校园文学

幽冥、峭拔、巍然而亲切

■卢鹏 文

有位学生问我:"老师,您曾在《法学方法论》的课堂上说,'任何不具有亲切性的东西都是不完美的,法律也不例外。'请问这句话有出处吗?"

我竟一时语塞。

在我的意识中,不知从何时起,形成这一认识,它自然而然,但不像汩汩流出的山泉,而像山中升起的云烟,若要指其出处,却又茫然。这是阅读中最神秘也最愉悦的体验——不知不觉中,白云苍狗,变幻其间。

"不亲切则不完美",如果非要指其出处,在那云烟深出,似有三"山"浮现:《局外人》、《诗经》、《拿破仑法典》……或幽冥、或峭拔、或巍然,但都不乏亲切。

《局外人》([法] 阿尔贝·加缪著:《局外人》,载《加缪全集》,上海译文出版社)——幽冥而亲切。《局外人》主要写默尔索杀人案,属"公案"小说,但却没有惊险离奇的故事,只有震撼心灵的思想——幽冥难言的犯罪学思想在生动的形象中表达出来。哲学家可能会说,犯罪是孤立的个人对整个社会的反动,这一表达凝练深邃,却幽深难以捉摸。而小说家则将其转化为生动的意象:世俗社会无数双眼睛聚焦而成的严酷目光,就像"火红海滩上那炽热的太阳",炙烤着杀人者默尔索额头;当法官问他为何犯罪时,他竟回答:"那是因为太阳起了作用"。

读《局外人》好似探索幽冥而亲切的雁荡山。

《诗经》(程俊英译注:《诗经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峭拔而亲切。不同的读者从《诗经》中得到不同的东西,法学读者能够学到严峻的规范如何能在柔美的诗歌中建立。《诗经·关雎》云:"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诗经·鹿鸣》云:"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孔子读《诗经》,于《鹿鸣》,见君臣之礼;于《关雎》,见夫妇之礼。刘安《淮南子·泰族训》评论说:"《关雎》兴于鸟,而君子美之,为其雌雄之不乖也;《鹿鸣》兴于兽,君子大之,取其见食而相呼也。"君臣夫妇之礼在诗歌的"比兴"中建立起来。《诗经·桃夭》云:"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周颂·振鹭》云:"振鹭于飞,于彼西雍。我客戾止,亦有斯容。"读者在"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和"振鹭于飞,于彼西雍"的唱和中,陶醉于家庭的或宾主的规范性原则之中。

读《诗经》好似攀登峭拔而亲切的华山。

《拿破仑法典》(李浩培等译:《拿破仑法典》,商务印书馆)——巍然而亲切。且不说其内容的传统性,仅就其语言和体例来讲,《拿破仑法典》开辟了一条"亲切"的法典路线,与后来《德国民法典》为代表的"冷峻"路线形成鲜明对照。法典文学化的语言,据说令大文豪雨果百看不厌;法典宽松的体例,具有很强的适应性,就像一件宽松的睡衣,让生活在其中的人舒服安逸。如果说行政法像制服,民法则像内衣,最好的民法让人感觉不到它的存在。正是这种亲切性,使其成为影响世界最广泛的一部法典。拿破仑曾自豪地说,我没能征服欧洲,但我的法典征服了世界。

读《拿破仑法典》好似游览巍然而亲切的泰山。

法思想的表达,法规范的形成,法文件的制订,固然是一项严肃而冷峻的事业,但若能以亲切感人的方式实现,无疑会更加完美。但也有批评者认为,这种亲切感有一种"低贱"的倾向,画家或诗人,是在与心灵的低贱部分打交道的,他们制造幻象,讨好虚构。用柏拉图的话说,诗人"在每个人的心灵里建立起一个恶的政治制度","诗人的作用在于激励、培育和加强心灵的低贱部分毁坏理性部分,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理想国》卷十)柏拉图对诗人的批判是严酷的而有力的,然而,其中包含着一个悖论,他无意间使用着他所批判的对象——诗人的独门手法:"亲切感"——"就像在一个城邦里把政治权力交给坏人,让他们去危害好人一样。"

看来,亲切是难以逃避的。

人在亲切感中才是自在舒服的。用海德格尔在《人,诗意地安居》里的话说:"欢乐的源始本质是对本源之切近的亲熟。"

(同济大学)